

怪异如都市
《山海经》
离奇似现代版
《聊斋》



蛇从革
作品 WORKS

貳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赶尸记 / 1

落叶归根。

湘西赶尸，尽人皆知。

世人都说，赶尸在湘西贵州境内盛行。

若是在湘西之外，该怎么把尸体赶回家？

王八就要面对这个难题。

第二章 治坟 / 118

王八终于继承了赵一二的衣钵。

诡道的来历渐渐浮出水面，疯子真的能置身事外吗？

化生子，一个流传于民间的典故——

绝望的父母该如何对待眼前的婴儿：

是继续承受折磨，还是……

第三章 诡道算术之看蜡 / 158

道家奇门算术众多，诡道独用水分、晷分、看蜡、听弦、算沙五种算术。

水分出于道家六壬，世间常见。晷分之术被历代钦天监把持，到现代亦渐渐流传到民间。

“赶尸这种秘术的前身在道家看来，不是什么很玄妙高深的法术。道行到了一定的地步，把死人的魂魄招回片刻，或是给死者喂服丹药，也可还魂。没有多玄乎，一般的通灵人都会。当然魂魄是收不齐的，人有三魂七魄，少一个都不能算活人。勉强能收一魂就不错了。可是湘西赶尸，把这个法术的层次给提高了，不仅能让死人回魂，还能让这个仅有一个魂魄的死人行动起来。这就不是一般的道家法术了，有苗家的某些养蛊的秘术融合进来。赶尸并不仅限于湖南西部，贵州、渝东地区、云南东部，甚至湖北恩施南部，都是赶尸盛行的范围。我虽然能够赶尸，但还是没有想明白，当初我的老师教我赶尸的一些咒语和法术，究竟有什么玄机在里面。我也懒得去探个究竟了。你格老子莫做出个这样的表情！老子也不是什么都懂。还有，别什么事情都问我，一天到晚问这么多，你不累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一天只准问一个问题。”

赵一二突然就不耐烦起来，不想对王八说下去了。

王八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你既然教我，就应该告诉我啊？”

“既然是我教你，就是我说了算，这就是规矩。”赵一二站起身，把茶水往桌子上一放，走出门外，“你已经提问一次了，有什么明天再问吧。我要去覃么憨子家去喝酒了，晚上他们家要跳撒叶儿荷，我要请神，晚上回不来。明天你下山的时候把这本书带走，回去自己看。”

王八正要想说想和赵一二一起去，可赵一二已经走远了。没办法，还有两个病人在等着，王八手忙脚乱地给一个老汉扎银针，扎得那个患风湿的老汉龇牙咧嘴。王八心里紧张，火罐也没烧好，盖到老汉的腰上，里面的

酒精还没烧完，登时把老汉的腰上燎了一个水泡。那老汉急了，连忙站起身匆匆走出去，“我还是后天再来……”

王八又向另一个咳得厉害的小孩走去，还没到近前，小孩竟然哭起来，小孩的母亲连忙拉着小孩走了。

王八看了看赵一二递给他的书，是本很破旧、没头也没尾的旧版线装书。

王八郁闷极了，不知道赵一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，才肯正式收他为徒弟。

是的，王八还没有正式成为赵一二的徒弟，我有点幸灾乐祸。王八现在的正式身份还是律师，搞得还不错，连续打赢了几场经济纠纷的官司，挣了不少提成。只是每个星期五去西坪赵一二那里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他都是包车去的。每次去还给赵一二大包小包地带些好酒好烟，甚至在西陵后路买上几斤刚出锅的猪脑壳肉，用饭盒装好了带着。他倒是会投其所好，真会拍赵一二的马屁。

至于我现在，过得比从前开心多了。草帽人的事情，阴魂不散地纠缠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心里总是隐隐不安。现在赵一二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，让我如释重负。

我又找了份工作，又找了女朋友。真是时来运转。

我每天都是早上三四点钟起床上班，王八寓所的那个物业保安，总是抱怨我吵他睡觉。其实他经常在半夜给一些晚归的业主开门，忙不迭地给人家打开栅栏门，让小车进来，生怕怠慢了。可是看见我推着挂着两个牛奶筐子的自行车，轻轻敲他的玻璃窗，就故意听不见，给我摆半天的谱，才懒懒地起来开门，还满口嘀嘀咕咕。我总是满脸堆笑，给他赔不是。

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送牛奶，每天早上挨家挨户地给人送牛奶，送一瓶牛奶挣一毛五分钱。我每天要送一百瓶出去，爬几百层楼。

因为每天早上进出不方便，我便从王八的寓所里搬了出去，搬到曾婷的屋里去住。

王八还要说。

我摆摆手，“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反正你也不信我。”

曾婷在旁边插嘴，“他还有本事打架啊，他也只有跟我打架的本事。”

王八来了精神，“疯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怎么能打女人呢？”

我要崩溃了，再说下去，谁知道曾婷还要把我的糗事抖出来多少，连忙改变话题，“你跟赵一二学手艺，学得怎么样了？”

刚好董玲要去洗手间，曾婷陪着她去了。

王八愣了愣，说道：“学得很慢，师父好像不太喜欢我，可是他上个星期给了我一本书，我没看懂，你帮我看看。”王八把一本破旧的线装书拿了出来。

我拿在手里翻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这书上的文字古怪，能看懂的不多。一些稀奇古怪的字不说，就是一些汉字，我也只认得字，连在一起就晕菜。天书都给你了，你还说他不喜欢你啊。”

“这段时间师父老是要我学招魂，又不讲个究竟，不知道该怎么学。”王八很郁闷。

我说：“我看你也没那个命当神棍，不，术士。干脆安安心心地当你律师，把董玲给娶了，安心过日子多好。”

王八歪着嘴笑了一下，“你没当律师不知道，这世上人心太险恶，我实在是不习惯，还不如当个跟师父一样的人，单纯得多。”

正说着话，董玲和曾婷回来了。曾婷看见我手上的破书一把夺过去，鄙夷地说：“你还会看书啊，还真不得了。王律师，我问你，你们真的是大学同学么？我看他的文化，比我还不如，我至少还读了卫校。”

我无语了。

我对王八说：“看不懂就算了，顺其自然，这次欠你人情，有什么忙，我一定帮。”

我后来非常后悔这么大方，把话给说满了，下不来台。

曾婷看着书，竟然跟着书上的字念起来，我和王八开始也没在意。可

是曾婷念了好长一段还没停。

王八就注意到了蹊跷，“婷婷，你会认这本书上的字？”

“哎呀，这是我那个老爸老家的方言么，用差不多的汉字读音写下来了，疯子没跟你说吗？我老爸是常德人。”

我和王八一听，更奇怪了。

“你在瞎说些什么？这上面还有三分之一的字连王八都不认得，你怎么认得？”我要把书扯过来，免得曾婷胡说八道。

曾婷哈哈笑着说：“你们肯定不认识撒，这是女字。”

这句话一说，我和王八都明白了。女字，怪不得，我和王八认不得。

“你怎么会看女字的？”王八问道。

“在老爸老家，女人都会认女字啊，我小时候婆婆教过我的，比语文书上的汉字简单多了。不过，你们男人的确是看不懂。”

女字，中国南方存在的一种特殊文字，湖南江西都常见，就是在女性中代代相传一种文字。很多考察民间文化的学者都对这个事情很了解，电视上说过。

我和王八听说过，可没见过。

曾婷看见我和王八都对这本书上的女字感兴趣，人来疯犯了（方言：表现欲来了），对我们说道：“我老家的方言，你们肯定听不懂，我翻译给你们听。”

曾婷就开始念起来：“把丹砂塞进亡人的鼻孔里，再用银针戳人中和百会两个穴道，不能见血……”

“停停！”我打断曾婷，“你就别扯瞎话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曾婷问道。

“这是本古书呢，你会文言文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曾婷委屈地说，“这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啊。”

“疯子，你别捣乱，让婷婷再念一段。”王八说道。

婷婷接着念：“亡人回魂后，若不起来，可用酒灌入喉咙……如是，

喜神可站立……符帖必贴于印堂上七分……”

婷婷不念了，把书一扔，吓得厉害：“这是本邪书，专门教人赶尸的。”

“你知道赶尸？”王八问道。

“是啊，我知道，我老家的人都知道。”曾婷有点害怕了，“我爸爸老家的村子外还有个房子，平时也不住人，我有次去玩，就看见几个死人站在里面。后来才知道那房子是专门给赶尸人留宿的。疯子！你们打听这些东西干吗？”

我有点相信曾婷没有骗人了。

吃了饭，我们四个人走到外面，两个女孩子现在亲热得不得了。要去解放路逛服装市场，还要买发夹，挨着致祥路一家门面一家门面地逛，我和王八懒得进去，就坐在路口等着她们。

我问王八：“你也相信婷婷说的，这本书是教你赶尸的吗？”

“绝对是的。”王八拿出书翻了翻，说道，“师父给的，应该不会有错。”

“那你怎么解释，婷婷念出的那些话太口语化了，太直白，和这本书的文字不相符。”

“我认为正好相反。”王八说道，“赶尸匠都是湘西大山中的农民出身，有哪个学富五车的人去赶尸呢？所以这本书就是从前的赶尸匠按照方言和口语写下来的。”

“哈哈，你别太肯定。”我笑起来，“我倒是认识一个学问很高的人，去学赶尸。”

王八兴奋地问道：“你认识？在哪里？带我去认识一下，你怎么从来没说过？”

我看王八被我糊弄得团团转，得意地说：“这个人不就在我面前吗？”

“妈的，逗我玩。”王八也笑了。

“还有个事情……”

道，“只是没到湘西那块地方，一般的赶尸匠赶不动尸体，就只好请尸体所在地懂道行的人帮忙，把尸体弄到和湘西交界的地方。”

“赵先生就是给那个什么秀山的黄莲清帮忙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怎么赶？尸体都赶不动……”

王八待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其实师父要我找你，不是别的，只是要你干力气活。他要我们把尸体背到水布垭去，他在那里等我们。”

“这是背尸，不是赶尸。”

“谁说背尸不是赶尸？赶尸难道非要是那种跟着人一跳一跳的吗？”

“那我们怎么背？”

“师父说了，就看我安排，只要弄得走，怎么都行。而且，在晚上子时之后，阴气旺盛时，能把尸体的魂喊回来点跟着我走，也说不定。”王八把那本古书拿出来，“我已经会招魂了。”

我还想找理由让王八和我推辞这件事情，可是看着王八非常有把握的样子，就说不下去了。

王八看懂了我的心思，说道：“师父说了，你若不愿意，就不勉强你。”

我不敢把话说死，敷衍着说：“让我想想。”其实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不干了。要我背着个尸体晚上到处跑，还不如杀了我。

王八说道：“三天后晚上十点半，我在火葬场等你。等到十二点，你不来，我就不等了。”

和王八分了手回到屋里，我看见曾婷还睡在床上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她上班的时间了，可她还没走。我把曾婷摇醒，“你迟到啦，还不去上班。”

曾婷看上去懒懒的，不想动的样子。曾婷细声说道：“我不舒服，今天不上班了。”

草草洗漱一下，我也睡了。我打算第二天就给王八打电话，就说我不去了，当面不好意思说，打电话就容易说出口些。

晚上我做了噩梦，看见那个尸体站在我面前，身上流着脓水，对着我喊：“背我……背我……”我被他说得心软了，就想去背，刚走近，手才扶到那具尸体的胳膊，尸体的胳膊就化成了一条蟒蛇，顺着我的手缠绕起来，一直缠到我的脖子，我憋得换不过气，只能呜呜地挣扎。

我急得要命，可又听见尸体的呻吟声，一声一声的很疼人。

我猛地坐起来，醒了。

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一看天都亮了。我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恐怖梦魇，却听到耳边又传来一声又一声的呻吟。

是曾婷，她正蜷曲着身子，捂着肚子一声一声在呻吟。

我急忙穿好衣服，又拿来衣服要给曾婷穿，要带她去医院。

曾婷死活不干，“我没事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我火了，把被子掀开，拿了件上衣把曾婷一裹，又拿了条毛线裤给曾婷穿。这丫头不听话，就是不愿意跟我上医院，两条腿乱蹬。我一烦，把她屁股使劲拍了一下，她才老实下来。

可是看样子曾婷疼得厉害，坐起来都难，走不得路。我拦腰把曾婷抱起，往门外走，边走边骂曾婷：“还不去医院，犟什么犟……”

曾婷一只胳膊钩着我，另一只手扳了扳我的下巴。我扭过头，和她对视，她对着我眯着眼，撇嘴笑着。

“还笑，笑个屁！”我还没骂完。曾婷突然就呕吐起来，吐的东西混合着鲜红的血迹。

我一下就慌了神，连忙拦了的士，送往最近的医院。

到医院一折腾，曾婷住了院，检查结果是她十二指肠溃疡，需要住院保守治疗。

我坐在曾婷旁边，嘴里骂着她：“你卖酒的还是陪酒的啊？为了多卖点酒，命都不要啦。”

曾婷现在没力气跟我吵，耍赖地朝我笑，我就不好意思说下去了。心里却着急：刚才医生跟我催钱了，要两千块的押金，我和曾婷都没有医疗

曾婷不动声色给喝了，当做没听见。

我也觉得郭玉太固执，既然担心姑娘的病情，天天到护士室去询问，就不能到病房来亲自看一看吗？

这一天终于到了，天气变得更冷，窗外的寒风刮得呼呼的。

到了晚上九点，我对曾婷说：“我走了，这几天就不来了。反正晚上你也不用输液，白天有董玲在。自己注意点……”

我走到门口，回身看了看曾婷，她眼睛红红的，想说什么，却什么都没说。

人的冲动都是暂时的，无论我在路上如何满腹悲壮，义气填膺。可是清醒地看着火葬场的大门，刚才的激情登时退却。火葬场建在半山坡上，在黑夜里看着无比阴森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个张牙舞爪的怪兽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

山里的寒风比市内更猛，一下就把我的层层衣物都穿透。冷得我浑身哆嗦。火葬场的门房看见我了，什么话都没说，把栅栏门开了条缝，示意我进去。我走进后，门房仍旧不说话，又把门关上了。

我顺着火葬场的坡道往上走，火化炉在半山腰。

我努力不去想一些恐怖的事情，可是脑海里的恐惧感无论怎么努力都挥之不去。炼人炉这个建筑里好像一个人都没有，门却开着，门里面是个长长的甬道，甬道尽头有一点灯光。我来过火葬场，知道这甬道的左边就是火化炉，甬道尽头是个大厅，专门停放排队等待火化的尸体。

我不敢进去，在外面喊：“王八，王八，王鲲鹏……”没人回答我，我的声音被呼啸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。

我想着不能跟着傻子一样呆等着，下了下狠心，硬着头皮走进门里。

一进门，外面的寒风声音立马就消失了。甬道里安静无比，却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看到尽头的那点灯光。我胆战心惊，慢慢提脚向前走去。

“咚咚”两声，身后的门突然被风吹关上了。我连忙向回跑，拼命去推门，可是门怎么都推不开。我吓坏了，推了半天才想起来，门是朝里开

我懒得去想办法，我只是来干力气活的。王八和我站了几分钟，估计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人不知鬼不觉地走过这段人烟集中的路程。

两个人抬起竹竿，继续前行。走到一个小卖部旁，里面的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正在关卷闸门。女的看见我和王八还有尸体了，刚要尖叫，却被她丈夫把嘴给捂住，然后卷闸门轰的一声给拉下了。

我心里一阵恶作剧似的开心，却又开心不起来。几条狗正在从四周的房屋里窜出来。尸体身上的腐烂气味惹到狗了。

王八怕狗，吓得动都不敢动。还好有我，我不怕狗，从小就不怕，狗对我只有两个态度：要么看见我就跑，要么和我特亲热。

我和王八连忙退到路边的一个角落，我站到王八身前，手里握了块砖头，准备砸带头的那只大狗。可是狗们冲过来的速度太快，领头的大狗从我的胯下钻了过去，我来不及阻拦。其他的几只狗，也纷纷擦着我的腿，跑了过去。

狗子的目标就是尸体，王八去阻拦，却被其中的两条狗扯住裤腿，动弹不得。

其余的狗扑到尸体上，开始狠狠地撕咬起来。我连忙去打那些狗，可是狗不理睬我，就只是咬着尸体。我急了，拖着其中一条狠狠地揍起来。那条狗被我打得惨叫，在黑夜里听起来凄惨无比。

王八忽然嘴里发出了几声奇怪的呼喝。那些狗停止了撕咬，愣了一会儿，尾巴都夹在后腿，四下分散跑掉。

我和王八不敢逗留，急忙抬起竹竿快步前行。

又走到了无人的山路，我们累得气喘吁吁。我问王八：“你会这个驱狗的本事，怎么不早点使出来？”

王八说：“刚才我吓忘记了，看见你和狗打起来，才想起来。”

“你还会这招啊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师父教我的。”王八说，“师父说他以前倒霉的时候讨过饭，从叫花子那里学来的本事。”

“兄弟，把钱借点给我们撒。”一个男生说着。

我当然不干，我身上没钱。他们肯定认为我是敷衍，老子要挨打了。

“哟，”另一个男生说道，“还有一个兄弟啊，你们两个这么晚，站在这里干吗？”

我连忙说：“别……”

那群男生走到了尸体跟前。

“哈哈，这么俏皮的衣服啊……”一个醉得很厉害的男生说。

可是其他的几个就没说话了。

那个男生好像酒醒了，没有往下说。他们都愣愣地站在原地。

隔了好久，其中一个狂喊：“妈啊。”

站在一旁的女孩也开始尖叫起来。

男生们转身一起跑开。他们喊得太惨。我以为尸体诈尸了，也跟着他们跑了几步。他们回头一看我跟着他们在跑，更加没命地喊起来：“鬼啊——”

我停下脚步，心里郁闷。老子就这么像鬼吗？

王八过了好久才回来。的士隔了好远，停在路边。

王八倒是不耽搁，三两下，把他带来的衣服给尸体穿上，然后背着尸体，往的士走去。

我在后面跟着。可是快到的士了，的士突然发动起来，一溜烟开走了。王八喊着：“我还没付钱呢，你别走啊……”

我呵呵地笑说：“明天农校里肯定闹得沸沸扬扬了。”

王八问我怎么回事。

我就把刚才那群学生，看见尸体，又把我也当鬼的事情慢慢说出来。

王八听了，也呵呵笑了。可是走了一会儿，王八停下说，“我背不动啦，该你啦。”

我退了一步，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背。”

“都到这时候了，你又说不背！”王八随即把声音放柔和，“乖，有我

在，没事的。”

我还能说什么？只好站在尸体前面，弯下腰。

尸体被王八扶到我背上，我刚直起身，就觉得尸体的双臂一合，把我的脖子给紧紧箍住了。

我啧啧地叫唤，在地上转圈圈。王八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是我弄的。”

背着尸体在路上走，比起刚才用竹竿抬着走，不那么扎人眼睛了。可是这样实在是太累。我和王八换了好几趟，才勉强走到地勘的门前。王八远远地招来一辆的士，打开后门，我扶着尸体，先把尸体放进去，然后挨着坐下。王八上了副驾驶。

“又喝醉啦？”司机的语气是那种见怪不怪的。

王八附和道：“就是就是，叫他少喝点，可是不听，现在醉得跟死了一样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司机发动的士。

“镇江阁。”

我坐在尸体旁，现在人多了，我胆子大了些，仔细看着尸体的脸。尸体脸上虽然黑得厉害，却看着有点血色。那个霍师父，还是有点本事，把尸体脸上弄得挺干净，还给尸体头发梳了个偏分。

车到了镇江阁，我拖着尸体下了车，王八在前面故意拿个大钞，让司机找零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

可司机很警觉，不停地看我把尸体往车外拖。尸体毕竟是尸体，不是活人。他肯定看出端倪了。估计他在怀疑我和王八是杀人犯，准备往长江里抛尸。

王八使了个花招，我没看见他的动作，但我听见了他身上的铃铛轻微响了一声。

“麻木（宜昌方言：这里指醉酒的酒鬼，别的场合也有称呼载客摩托的意思），还不谢谢师父，送了我们这么远。”

尸体竟然抬了抬手，在司机看来，是个表示感谢的意思。

我们到了镇江阁轮渡的渡口，等着天亮的第一趟轮渡，准备过长江。

我在王八的肩膀捶了一下，“本事啦，蛮行了嘛。”

王八笑着说：“小菜一碟，算个什么。”

天渐渐亮了。我和王八还有尸体都坐在江边的护堤台阶上。王八说了，现在没必要避人，越避越让人怀疑，干脆就把尸体当做病人，现在没人会注意别个的闲事。

我能怎么样？心里不禁有点佩服王八的机智。怪不得他当得了律师。

冬天长江上很容易起雾。很不巧，我和王八就碰上了。长江上起雾，轮渡就不通，只能等雾散去。要过河的人聚集得越来越多，都站在渡口的护堤上，焦急地等着轮渡。

雾到了早上九点多，才慢慢地消退一些。这时有人在喊：“船来了，船来了……”

我也向长江上看去，果然轮渡一点点地在雾气中显出形状，慢慢地往我们这边开过来。大家都一窝蜂地跑到渡口，我连忙背起尸体，也抢了过去。

“我这里有病人，麻烦大家让让，我这里有病人……”王八倒是蛮会利用尸体。

轮渡超载太多，船身都歪歪的。我和王八站在轮渡的轮机室旁边，这里柴油机的声音很大，人少些。

轮渡往长江对面的朱市街渡口开过去，开得很慢。我无聊地看着船身划开江面，泛起丝丝水花。天气很冷，水面上散着水汽。

轮渡到了长江正中，我忽然发现一件蹊跷的事情。轮船开了很久了，可是还没到对岸。我坐轮渡很多次了，轮渡过江需要多少时间，我心里有数。若在平时，早就该到对岸了。

我心里疑惑，抬头看着前方江中的西坝庙嘴。

隔了好久，我看着庙嘴的方位，竟然没有任何移动。

船被定在江中了。我连忙仔细看着江面，果然江面如同镜面一般，好

羊在长江上漂着，因为水流异常的原因，竟然往上游西坝方向漂了半分钟，有个二三十米远了，这个过程，羊子在不停咩咩惨叫。突然叫声戛然而止。一个水花从水下蓦地涌上来，把羊子盖住，等水面平静时，羊不见了。

众人看着，都发出惊愕的呼声。随即众人又开始欢呼起来，船开动了，船摆了摆船头，向江南的渡口驶去。

王八往我这边看了看，却没有走过来。

船靠了岸，我又把尸体背上，顺着跳板，走到江边的沙滩上。王八等我走上渡口边的马路了，才追上我，和我一道走着。

“果然是有问题，”王八对我说道，“刚才轮机长对我说了，就在前天，南津关的一个治水的师父找到他，对他说，这几天若是船出事，肯定是船上有死人，要他把死人给扣下。再交给长航。”

“那他怎么会听你的日弄（宜昌方言：糊弄、哄骗），”我想起来王八对水手做的手势，“你对他们说了什么？”

“川江上自古就有很多治水的高手，跑船的一辈子在水上，难保遇到意外。所以跑船的人都很尊敬治水师父。”

“你怎么会治水呢？”我刚说出口就知道自己错了。

王八不会治水，那是肯定的，但是赵一二绝对是治水的高手。王八刚才的手势，肯定是表明治水人身份的方式。赵一二在治水人中的辈分一定很高。手势一做，让轮机长都服服帖帖，连南津关的那个治水师父说的话都不理会。

“我都说了，船没事的，那个南津关的师父，只是叫轮机长把尸体扣下，而不是扔到河里。”

“那个南津关的师父，是跟赵先生有仇吗？还是……”我说到这里，心里胆寒。王八说过，他不该这么不顺的，这么多周折，肯定有原因。

这尸体不好赶。

我不想去思考这么凶恶的问题，反正都这样了，多想也无益。倒是对

呼的小姐，给我们倒了三杯热茶。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妇女过来了，指着躺在沙发上的尸体，“这个弟娃儿……是不是病了？”

客厅很大，另一角发出一阵唧唧喳喳的哄笑，我仔细看过去，原来那边坐了五六个年轻小姐，围着火盆烤火。大冬天的，小姐们都穿得不多，身上虽然穿着羽绒服，却不拉拉链，里面穿着露脐短小T恤，紧绷绷的，衬出大胸脯。穿着牛仔褲的算是怕冷的，有两个还穿着超短裙，腿上穿着羊毛袜，看着很耀眼。还好屋里不算冷，那盆白炭很起作用。

小姐们在嘻嘻地笑：“男人这东西，天气这么冷，病得爬不起来了，还要过瘾。”

我一听，差点把刚喝进去的一口茶给吐出来。王八尴尬得要死：“他可没病，他只是喝醉了。”

老板娘也正疑惑地看着我们。

王八解释说：“我们是周家老屋的，到桥边赶情，我们一个叔伯妹妹今天嫁过去了。我这个哥哥喝酒喝得太凶，在酒席上闹，我们就提前回来了，哪晓得他在中巴上发酒疯，司机就把我们赶下来了……”

尸体正好哼哼了两声。

王八现在骗起人来真是天衣无缝，“他现在醉得跟死了一样，我们走不成了，就在你这里吃顿饭……明早再走。”

老板娘开心得很，“没得问题。我现在就给你们做鸡子火锅去。”

王八连忙说：“吃饭不急，你先给我们找个房间。”

一个漂亮的小姐走过来了，“你们哪个跟我去啊？”

王八急了，“不是、不是，我要给我哥哥弄个床，让他睡……”

小姐迟疑地说：“你们不会要我和这个喝醉了的……”

其他的小姐就起哄开玩笑：“莉莉，没事，没事，你死人都能搞得定，醉汉算什么？”

那个叫莉莉的小姐说道：“那走吧，到我房里去，他会不会吐啊？”

王八无法解释了。跟着莉莉去了她的房间，把尸体弄到床上，用被子